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

周紀

赧王

甲辰五十年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

魏救趙懼而止

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

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辟鄴

又使將軍新垣衍說趙王欲共尊秦為

帝以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

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

魯仲連

秦不肯帝

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公子無忌愛人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

公子迎侯嬴

七十。家貧為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至。引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公子數請魏王。敕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

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鬪以死於趙。過見侯生。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為報其父仇。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

公子竊符救趙

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舉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齧父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數戰不利。武安君聞之曰：王

秦殺白起

公子破
秦師

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至杜郵。使使者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齧解邯鄲圍走。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無忌封為信陵君○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

呂不韋
入秦

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曰。奈何。不韋曰。能立適音嫡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夫人姊。

而以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反輸芮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

秦異人
自趙歸

乘間言之。太子與夫人又刻玉符約以為嗣。因請不韋傳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賂守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更名曰楚。

乙巳五十九年。秦伐韓。取陽城。負黍。斬

報王欲
伐秦

秦報王入

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報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使將軍繆攻西周。報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報王於周。是歲報王崩。先是東西周分治。報王徙都西周。蓋以微弱不能主盟會。武公依焉。

東周君

東周自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

桓公以續周公官職。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而東西周之稱。又起於此。出史記

索隱曰。惠公立長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於鞏。仍襲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又稱東西周也。按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也。復齋胡氏曰。其後揭沒。而長子成。公襲有其地。小子班。專制洛陽。兄弟角立。史冊逸其世數。名氏至報王。三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君諭止之。蓋班之。後也。至報王入秦。秦遷西周公。

於囂狐聚而河南亡。莊襄元年。遷東周君於陽人聚而洛陽之。畢亡。

南宮氏靖。曰周自武王至東周

君滅。而周始亡于秦。斯實錄也。後

有秉春秋之筆者。盍改而正諸

丙午元年秦昭襄王則五十二。楚考烈王八。燕孝王三。魏安釐王二。

秦遷西周公十八。齊王建十年。凡七國。周民東

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囂狐聚。秦

丞相范雎免。

丁未二年秦五十三。楚九。燕王喜元。魏三十三。趙十三。韓十九。齊十。

二年秦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於秦。

庚戌五年秦五十六。楚十二。燕四。魏二十六。趙十五。韓三十三。齊十。

四年秋。秦昭襄王薨。子孝文王柱立。趙

公子勝卒。

辛亥六年秦孝文王柱元。楚十三。燕五。魏二十七。趙十六。韓二十三。

五年十月。秦王柱即位。三日薨。子楚立。

是為莊襄王。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

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

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

以射城中。遺燕將陳利害。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詘。曲反。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釐。音僖。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

成則自然也

壬子

七年

秦莊襄王。楚元。楚十四。燕六。魏二十八。趙十七。韓二十四。

齊十六年。是歲周亡。

秦以呂不韋為相國封文

信侯。○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王使相國呂不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

溫公歷年圖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於戰國。又分而為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彊國之大夫。然天下

猶尊而事之。以為共主。守文武之宗。桃。緜。緜。然。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為本。仁以為源。自后稷以來。至於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於耳目。浹於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陵慢之心。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為。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

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於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存。况於數十年乎。歷年圖。乃温公未作通鑑之前。先進此圖。歷述古今治亂。於一代之終。則立一論。以斷其興亡。後倣此。右周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列國紀

秦楚燕魏趙韓齊

秦莊襄王

名楚。孝文王子。初質於趙。因不韋策歸。以為嗣。

其先栢翳佐舜有功。賜姓嬴。後有非子封秦。秦仲始大。自孝公

用商鞅以利而致富強。廢井田開阡陌。莊襄滅周三年而亡。

癸丑 秦莊襄王二。楚考烈王十五。燕王喜七。魏安釐王二十九。趙成王十

八。韓桓惠王二十五。齊王建十七年。凡七國。

日食○秦伐趙定太原取三十七城

甲寅 秦三。楚十六。燕八。魏三十。趙十九。韓十六。齊十八年。是歲秦亡呂

政代蒙驁牛刀反帥師伐魏魏師數敗魏王

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

得罪不肯還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

子所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

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

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畢

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趣讀促魏王持信

信陵君敗秦師

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

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

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

於河外○五月秦王薨立三年其子政

立封相國呂不韋為文信侯號稱仲父

時政生十三年矣○穎濱蘇轍嘗謂六國未亡而嬴氏先

始皇立

言乎信哉

後秦紀

始皇帝

名政。實姓呂氏。初秦昭襄時。莊襄以庶孽質趙。不得

意。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視為奇貨。以五百金與之。結賓客。五

百金入秦。為求立太子。不韋因納邯鄲美姬。知其有娠。獻之莊

襄。以為夫人。以昭襄四十八年。正月旦。生政于邯鄲。莊襄立夫

人為王。后不韋為丞相。始皇既立。持嬴秦之富彊。滅六國。遂并

天下。專以刑威立國。焚書坑儒。暴雷不道。二世而亡。即王

位二十五年。并天下。即帝位。凡

十二年。壽五十

丁巳

秦三。楚十九。燕二十一。魏二十三。趙悼襄王。偃元。韓二十九。齊二十一。

年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

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

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

火。多間謀。烽。敷容反。謀。達叶反。為約曰。匈奴即入

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

烽火。謹。輒入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

李牧備邊

失。匈奴皆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
用。皆願一戰。於是大破殺匈奴十餘萬
騎。滅襜褫。上都甘反。下路郟反。破東胡。單于奔走
十餘歲。不敢近趙邊。○是時天下冠帶
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狄。秦滅義渠。始
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
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
山下至高闕為塞。其後燕破東胡。却千
餘里。亦築長城以拒胡。及戰國之末而

匈奴始大

庚申

秦六。楚二十二。燕十四。魏二。楚趙

魏韓燕合從以伐秦

從。將容反。漢書音義。以利合。曰從。以

威力相脅。曰橫。

楚王為從長。而春申君用事。取

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

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以此益踈。

甲子

秦十。楚幽王。悍元。燕十八。魏六。趙八。韓二。齊二十六年。

秦宗

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
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

敗五國之兵

李斯諫逐客

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
 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
 於宛。於元反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
 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
 之灋。諸侯親服。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
 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
 雎。七徐反張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
 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
 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

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
 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
 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黔其切却賓客以業
 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藉積反
齎讀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
 卒用李斯之謀。兼天下。

戊辰

秦十四。楚五。燕二十二。魏韓王納
 十。趙三。韓六。齊三十二。年韓王納

地。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者。韓之
 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見韓之削

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作說難。孤憤。五蠹。說林。五十六篇。十餘萬言。

己巳

秦十五。楚六。燕二十三。魏十一。趙四。韓七。齊三十三年。

初燕

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辛未

秦十七。楚八。燕二十五。魏十三。趙六。韓九。齊三十五年。是歲韓亡。

凡六。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

潁川郡。

滅韓

滅趙

癸酉

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趙八。齊三十七年。是歲趙亡。凡五

國。王翦擊趙軍。大破之。遂克邯鄲。虜趙

王遷

邯鄲。音寒丹。

○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

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

之。太子聞衛人荊軻之賢。卑辭厚禮而

請見之。欲使劫秦王。反諸侯侵地。不可。

因刺殺之。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

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或亢。音苦。浪反。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

燕丹遣
荆軻刺
秦王

乃有以報。乃私見樊於期曰。聞購將軍
首金千斤。邑萬家。願得將軍之首以獻
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
右手搃其脅。搃。張。鳩。反。則將軍之仇報。而燕
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
切齒腐心也。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太子
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焯之。焯。取。
內。反。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遣
入秦

甲戌

秦二十。楚王負芻元。燕二十。魏
王假元。齊三十八年。代王嘉元。

年。舊國五。新國一。凡六。荆軻至咸陽。秦王大喜。朝

服設九賓而見之。荆軻奉圖以進於王。

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搃之。未至

身。王驚起袖絕。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

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

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劔負劔。王

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遂體解以徇。

於是益發兵伐燕。戰於易水之西。大破

斬荆軻

之。燕王斬丹獻王。王復進兵攻之。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滅魏

丙子

秦二十二年。楚三。燕三十。魏三。齊四。十代三年。是歲魏亡。凡五國。

秦王賁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楚人大敗李信。李信奔還。王翦曰。必不

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於是將六十萬人伐楚。

滅楚

戊寅

秦二十四年。楚五。燕三十二。齊四十二。代五年。是歲楚亡。凡四國。

秦王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滅燕

己卯

秦二十五年。燕三十三。齊四十三。代六年。是歲燕代亡。凡二國。秦

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溫公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

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
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
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
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
磐石。熾如焱火。焱反。觸之者碎。犯之
者焦。雖有彊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
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
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僇。社稷為墟。
僇。力反。竹。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

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
也。勿音吻。頸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
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荆軻
懷其豢養之私。不顧赤族。欲以尺八
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初齊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
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
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後齊相及
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脩攻戰。

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
後秦紀

始皇帝下

滅齊

庚辰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

臨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

溫公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

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丁計反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撤直列反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

而不攻。豈不悖哉。

蘇老泉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

戰而彊弱勝負已判。至於顛覆理固
宜然。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
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
齊亦不免矣。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
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
才。并力西嚮。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
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
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
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

蘇東坡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
耳。非幸也。然愚以謂巧於取齊。而拙
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齊秦不
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
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
與秦合。故秦得以取三晉。三晉亡。齊
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而
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
如晉取虞。豈可謂巧乎。二國既

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吳為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

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元宰之之流乎。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初稱皇帝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今以來。除謚灋。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

推五勝
為水德

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䟽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

罷侯置
守

封禪

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於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始守究反。監。聚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居銜反。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鐻音巨。通作虛。

壬午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

求神仙

山立石頌功業。上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音甫遂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赭音者。赤色。○初韓人張良。父祖以上五世相韓。韓亡。良欲為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浪洛宕反。張良令力士操

張良為韓報仇

鐵椎狙擊始皇。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凡伏而擊者。謂之狙擊。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

十日

丙戌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入海

築長城

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洮吐高反。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

戊子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灋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

焚書

職。天下有箴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蘇東坡曰。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

說而不遜。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

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己丑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塹。七。豔。反。堙。伊。真。反。千八百里。

官作阿房

數年不就。○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屬之六反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官刑在於隱室。故曰隱宮也。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

榑。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復。方目反。除其賦役。○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朕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聲。傳去乃自除犯禁者四

坑儒

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辛卯三十七年。冬十月。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西至平原津而疾。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獨胡亥。

始皇崩

趙高立胡亥

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趙高乃與丞相斯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關地立功。上書誹謗。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扶蘇自殺。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

殺扶蘇

蘇東坡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

恬持重兵在外。使扶蘇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

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

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

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

二世皇帝

名胡

在位三年 壽二十四

繁刑重役，誅殺任情，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在位三年，為趙高所殺。立子嬰為王。凡四十六日而降于漢。

壬辰

元年

楚隱王陳勝元。燕王趙王武臣元。齊王田儋元。韓廣元。魏

王咎元年是春二世東行郡縣夏至咸

陽謂趙高曰。人生世間。譬猶騁六驥。過

决隙也。决音缺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

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陛

下嚴法而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

陛下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

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

公子有罪。輒僇死。出李斯傳○復作阿房宮。

盡徵材士五萬人。屯衛咸陽。○秋。陽城

趙高請峻刑法

復作阿房

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音是時

發間左。所在閭里。以富強為右。以貧弱為左戍漁陽九百

人。屯大澤鄉。勝、廣皆為屯長。會天大雨。

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屬曰。公等

皆失期。失期當斬。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

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

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壇而盟。稱大

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入據陳。出

涉陳中。父老請立涉為楚王。張耳、陳餘

陳勝吳廣起

張耳勸
陳勝立
六國

鼠竊狗
偷

曰。秦為無道。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涉陳勝字涉不聽。自立為王。○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群盜鼠

武臣王
趙

劉季項
梁田儋
起

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陳人武臣為將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二千人徇趙。使周文史記作周章西擊秦。武臣等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三十餘城。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出武臣傳。○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儋起兵於齊儋反。○劉邦字季。為人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愛人喜施。意

豁如也。

班固漢紀云寬仁愛人

常有天度。不事

家人生產作業。常繇

徭役也

咸陽。縱觀

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

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李

狀貌。因重敬之。曰。臣相人多矣。無如

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

妾。卒與劉季。乃呂后也。○秦始皇帝

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

厭

一涉反

之。季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

音唐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季

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故從往。常得季。沛中子弟聞之。多欲

附者。

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

亡。自度比至皆亡之。

亡走也

乃解縱所送

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

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夜徑澤

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後人來至

斬蛇

蛇所有老嫗於遇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嫗因忽不見。後人告劉季。季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時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父老乃率子弟

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者赤帝子故也。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上

並出史記高祖本紀

○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

殺人。與兄子籍籍字羽避仇吳中。籍少時

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

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

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

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扛音江才器過人。會

項羽學萬人敵

稽守般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
項梁將梁乃使籍拔劍斬守頭佩其印
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
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涉反梁乃舉吳
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為
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
十四史項羽本紀○田儋者故齊王族也自
立為齊王率兵東略定齊地○韓廣自
立為燕王○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

癸巳

二年

楚懷王心元趙王歇元齊王豹元韓王廣二魏王豹元韓王成元年○是歲楚王勝趙王武

凡六二世數謂讓李斯數音反居三公

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乃阿二世

意以書對曰賢主必能行督責之術以

獨斷於上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

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

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

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

李斯勸
行督責
之術

思亂出李斯傳○趙將李良襲殺趙王張耳

陳餘收散兵擊走李良乃求趙後立趙

歇音遏為趙王○二世益遣司馬欣董翳

佐章邯擊盜陳王敗走其御莊賈殺陳

王以降○陳人秦嘉起兵於郟聞陳王

軍敗乃立景駒為楚王景駒在留沛公

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

公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

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

張良以兵法說沛公

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出本傳○

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黥布者六

人也姓英氏亡之江中為群盜聞項梁

渡淮引兵屬焉○項梁眾至六七萬人

軍下邳進擊秦嘉景駒殺之○沛公往

見梁梁予沛公卒五千人○項梁使項

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

之○梁聞陳王勝死召諸別將會薛計

事沛公亦往焉居鄴人范增年七十音鄴

范增勸
項梁立
楚後

巢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
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
江東。楚蠶起之將。蠶古皆爭附君者。以
君世世楚將。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
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立以為
楚懷王。從民望也。出史記項羽紀項梁自號武
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
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
樹黨。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漢元年羽

項梁破
秦兵

殺之。○章邯擊魏齊王儋。及楚將項佗。徒何
反。皆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楚軍。殺齊
王儋。魏王咎自燒死。其弟豹亡之。楚楚
懷王子予兵數千人。復徇魏地。立為魏王。
田榮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
之。武信君引兵擊破章邯軍於東阿下。
追至濮陽。又破之。○郎中令趙高恃恩
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
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

趙高殺
主專權

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也。陛下不
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
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
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
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事皆決於趙高。
高聞李斯以為言。乃曰。丞相長男李由。
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
陛下。二世以為然。乃使人按驗三川守
與盜通狀。下斯吏。斯就獄。二世以屬趙

趙高殺
李斯

高治之。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遂父
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
相。事無大小皆決焉。出李斯傳○項梁已破
章邯。音引兵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
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大破之。斬李由。
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
驕。卒惰者敗。臣為君畏之。梁弗聽。二世
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
梁死。○章邯已破項梁。乃渡河北擊趙

項梁敗
死

趙數請救於楚。楚王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弼為卿子冠軍。出項羽本傳○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身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慄。匹。反。悍。胡。旦。反。猾。戶。八。反。本作禍。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諸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

懷王遣沛公入關

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羽。而遣沛公西略地。出史紀

甲午三年。冬十月。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曰。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以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

也。十一月。項羽即其帳中斬宋義。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餽。燒廬舍。沈字作沈。非。釜。奉甫反。子孕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於是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於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史項紀。○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遇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沛公拜越為魏相。使將兵略定魏地。○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為里

沛公溺
儒冠

監門。酈音歷。食音基。異其音基。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遊。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溲。踈鳩反。乃鈞反。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至高陽。傳舍。傳。張戀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倨。居御反。洗。先典反。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

沛公輟
洗見酈
生

沛公下
陳留

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
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
國從橫時。沛公喜。問曰。計將安出。酈生
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
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
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
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
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

遂下陳留。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常
為說客使諸侯。出漢書
食其傳○夏四月。沛公

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良引

兵從沛公略南陽郡。南陽守齮降。齮音
蟻

引兵西。無不下者。所過亡得鹵。音掠
音略

秦民皆喜。○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

項羽軍漳南。秦兵數却。音數
音朔二世使人

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

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欣至

軍報曰。高用事于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必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邯乃與羽約盟洹水之上。已盟。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

出史

項羽紀

朱氏曰。壅蔽之禍。其可畏也哉。邯鄲之役。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猶以勢力相持。勝負未決也。使二世不加誚譴。

趙高不懷忌嫉。長史欣請事咸陽。無滯留扞格之苦。則陳餘之書。固未足以撼章邯之心。雖項羽善戰。亦未能旬日之間。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之眾也。今掃一國之眾。付之大將之手。存亡成敗。係呼吸瞬息之間。司馬門奏事。乃留三日而不得報。其趣亡也宜哉。

趙高指鹿為馬

初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

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關東皆畔。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易置上，更立子嬰。樂將吏卒入望夷宮，與二世曰：受命於丞相，誅足下。麾其兵。

趙高殺二世立子嬰

子嬰殺趙高

進。二世自殺。趙高乃立子嬰為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陽音使我齋見廟。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紀出本○子嬰遣將將兵距峽關。倪公反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麗食其

破秦兵

陸賈往說秦將。皆以利皆徒。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蕢。反。苦。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出高祖紀

右秦自昭襄王至子嬰。合五十年。子嬰為王。四十六日。而降于

漢

賈誼過秦論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

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因鑄以為金人十二。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

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遷徙之徒也。躡足行伍之間。倔起阡陌之中。率罷_{音皮}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_{音翹}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

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
攻守之勢異也。

止齋先生曰。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
者。易圖。無可畏之形者。難見。易圖者
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
不畏乎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
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慘於敵國
之變。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
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不足畏。而民

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夫昔秦之
先。蓋七國也。自孝公以亟耕力戰。荐
食東諸侯之境。歷七世而併於始皇
之手。吁。亦艱矣。始皇惟知天下之勢
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墟其社稷。
裂其土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
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者。猶有四
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磧石。頸係百粵。
而却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

以為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乎穀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天下之大可畏。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覘覷者。已滿於江之西山之東也。一呼而起。氓隸雲合。雖章邯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霸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亡六國。而民以期月亡秦。以秦之疆。不能當民

之弱。天下之真可畏者。果安在哉。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

通鑑卷之三

三

